

# 第一次割麦子

□孙冬刚

时令近了,同学里有人准备回家割麦子。说是割麦,其实用的都是收割机。二十多年前,收割机尚未普及,乡亲们割麦还离不开镰刀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有五亩地,夏收割麦都是爷爷、爸爸、妈妈操劳,爷爷去世后,夏收的担子就落在了父母肩上。他们平常在外打工,夏收时间短,时间紧、任务重,常常没日没夜地干。为了帮大人们减轻压力,父母在前面割麦,我和姐姐就端着篮子在后面捡拾麦穗或整理扎好的麦捆子。

夏日阳光如金子般洒满大地,麦田呈现出炫目的金黄色。一株株麦子顶着饱满的穗子,低垂着头,像是谦逊的农人默默承受着阳光的洗礼。揉搓开麦穗,掌心里的麦粒稚嫩微青,浑圆饱满,每一颗都充满了生命的重量,它们是农

民辛勤汗水的结晶,也是大地无私的馈赠。

父亲割完一畦坐在田边休息,那个长把锋利的镰刀就放在他的身侧。我好奇地拿起来玩玩,母亲见状大惊失色:“快放下,别伤了手。”父亲倒不怎么惊慌,他说:“娃想试试就试试。”

辽阔的麦田宛若一幅巨大的油画铺展在天地之间,微风吹来麦浪翻滚,麦香芬芳。我像勇士跨马冲上了疆场,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,挥镰就割了起来。第一镰由于搭镰太低,镰头一下栽在了土地里。麦子没割下来,镰头差点给砍坏了。第二镰我调整了手法,刀刃向上,镰刀直接滑到了麦穗柄,只割下了三五个麦穗子。第三镰更玄乎,由于前两镰失败了,我心里犯急,没拢住麦穗就慌忙割了一镰。这下好了,镰尖掠过鞋面子,直接在我脚面上拉了一道

血口子。

母亲沉着脸埋怨父亲,给我包扎好伤口后,就让我跟姐姐回家休息。父亲伸出胳膊拦住,对我说:“你力气小,咱家割麦不靠你,但摆正心态,学好技巧还是有必要的。来,我教你几招再回家。”说着,父亲就教我如何握镰刀,如何弯腰,如何拢住麦子下镰。他说:“割麦子要用心,每一镰下去都要稳准狠。要借力打力顺势而为,不能使蛮力。”他弯下腰,左手拢起一大束麦子,右手将镰刀搭在距地面约莫二寸的麦根处,镰面摊平,顺势朝怀里拉回镰把,麦子就在“咔嚓”声里倒下了。他的动作连贯、娴熟,一气呵成,看得我心中满是敬仰。我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动作竟然有这么多门道。

我模仿父亲的样子再次拿起镰刀,深深地

## 初心

□孙虎

金甲长枪在,红鬃烈马骑;一剑乾坤定,名扬四海知。刀笔吏,心自闲,文章笔下走,志在千里外;世间物,皆入眼,清风明月下,当解人间愁。

始得初心,百年登峰,谁能无此念?岁月如梭,功名如梦,半生已落定;了无牵挂,自在逍遥,书卷千古事;笔走龙蛇,翰墨飘香,唯有凌云志;人间百态,尽入吾怀,笑对风霜雪;以梦为马,不负韶华,文章万卷长。

## 清平乐·中华龙山

□董建成

天崩地裂,威赫扬山岳。斧脊暴鳞红褐色,震旦角石穿越。

桑田沧海仙洞,栩栩飞龙掠。天象雄鹰猛兽,菩提开掌苍穹。

(单位:延长石油矿业公司)

## 从早晨到正午

□鲁秦儿

从早晨到正午  
陌生渐渐逝去  
一束光照进室内  
各种事只差那么一点点  
就能达到期许  
我们缺乏的勇气和智慧  
或许在一个月夜  
在大海变成幽蓝  
才星光灿烂  
有时想想  
拥有一间茅屋  
周围长满各式花草  
当风吹过叶草  
一股无穷的巨大喜庆  
会冉冉升起  
(单位:陕西欣华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)

## 雨荷

□李刘刚

雨荷与众不同,别有风情。可能是我爱情的缘故,夏季的六月,每逢雨天我都有出去拍荷的冲动。

我谈过的诗词中,宋代周邦彦写雨荷最传神:叶上初阳干宿雨,水面清圆,一一风荷举。但近来看现代诗人写的观荷感触寓意也深长:六月花事,一半开在水中,一半落在心上。

六月的雨说来就来,说走就走。此时,雨刚刚停歇,雨滴附着在厚厚的花叶上,有的滚圆,如晶莹剔透的珠子;有的似气泡鼓鼓的,如透明的精灵;有的干脆就吊在花叶边缘打转,这些雨滴把整朵花儿里外洗得干干净净,清新脱俗。连黄的花蕊和绿的莲蓬也慢慢伸出头来,想把外面世界看个究竟。这时候就便宜了欢快的鸟,它们抖落掉身上的雨水,在池塘上空飞来飞去,呼朋唤友跑来寻找觅食。整个荷塘热闹极了,湿湿的空气也被搅动起来,有一种甜甜的味道。

有花就有叶,好花绿叶配。荷花怕的是花朵中最会穿搭的,它是花中的美人,总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。雨后,荷叶中间的窝窝里总存着一汪水,在阳光照射下亮亮的,像一面梳妆镜,仿佛是为荷花梳洗打扮用的。所以,荷花才那么艳、那么美、那么诱人。

以至于每次到荷花池边都没有走的意思,而是久久在池边踟蹰。这时,眼睛也不闲着,我睁大双眼在众花丛中找最漂亮的那一朵,像极了端着枪的士兵在寻找着目标。认定后,前看看、后看看,左右都看看,找出最美的角度,立定,屏住呼吸,按下快门。就这样,泡在荷花丛中,让人乐此不疲,总觉得没有看够,弥漫在潮湿空气里的荷香没有闻够。这时候总会想在这里支个桌子,三两好友喝上一壶,那才叫痛快。千年前,有个叫李白的诗人就这样做过,有诗为证: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

我不知道他写诗时是不是和我共处同一个兴庆宫公园。那时,这里可是皇上的宅子,一般人消受不起。现在可好,这里成了公园,老百姓也可在这里赏荷、拍荷。

荷花是我最爱的花,没有之一。每年六月,特别是雨后,我就积极张罗着到处看荷、拍荷,好像赴一场约会,辛苦并快乐着。

荷在水里开着,看花人心里美着。和花在一起,自在、简单、年轻、快乐,如此等等,我乐在其中。

(单位:新城区人大常委会)



观瀑图 蒲克民

## 我的高考志愿

□同亚莉

是最远的远方,指南上印着的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只在书上看过名字,这些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,脑海中根本没有概念。报纸上密密麻麻排列的那些大学,也只有清华、北大和知名度高的几所听老师讲过,其他的几乎没有耳闻。

至于专业,更是不懂。大家眼睛盯着指南,心里一片茫然。这时,家里有姐姐上大学的同学就成了我们的军师,指导我们说军校、师范、农林院校不收学费,而且还管饭。这些学校就成了我们第一批志愿的首选。大家选好后,又开始选第二批学校和专业,这时没有了指导,只能按自己的感性认识决定要报的专业。别的同学是如何选到自己的学校和专业的我已忘记,只是自己的选择过程还记忆犹新。

我们村有个男生,比我早一年考上了大学,



舐  
情  
深

晋  
美  
多  
吉  
摄

## 父爱从未远离

□李淑俐

“诚实做人、踏实做事、善良待人”,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,也是我们一生受用的教诲。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在记忆深处闪现,宛如昨日重现。

在物资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家虽然生活简朴,但父亲的精神世界却丰富多彩。他始终腰杆挺直,脸上洋溢着自信,用双手和智慧让我们的生活日渐红火。

父亲并非手艺人,却心灵手巧。无论书写、计算、裁剪衣物,还是打造家具,他都驾轻就熟。他常说:“人穷志不能短。”小时候,我们穿的衣服都是父亲精心裁剪,母亲巧手缝制的。记得那时,父亲全神贯注地为我们量体裁衣,每量一个部位都细心记在纸上,并告诉我们:“做衣服,量体是关键。越详尽,缝制出来的衣服越合体。做事也是如此,只要认真用心,便能达到完美。”父亲以量衣为例,教会我们做事要认真。

父亲不仅有远大的志向,更有过人的智慧。他买回木料和工具,每天黎明前起床,利用上班前和周末时间专心研究、辛勤劳作。不久,家中便增添了立柜、橱柜、餐桌等家具。他用砂

纸一遍遍打磨,刷上油漆,摆放整齐,立刻让家中陈设丰富起来。尤其是父亲巧妙构思,用颜色深浅不一的边角料拼接成的立体图形镶嵌在家具上,美观大方,引得专业木工都慕名前来学习。这时,父亲总是谦虚地说:“只要认真学习,没有什么学不会的。”

父亲对待下属如同自己的孩子。在他的带领下,公司年年受到上级部门的好评。在玻璃窗户取代纸糊窗户的年代,父亲凭借着敏而好学和灵巧的双手,练就了一手裁玻璃的绝活,毫不犹豫地将传授给年轻人。他告诫他们:“多学手艺有好处,总有一天用得上,凭手艺吃饭饿不着。”正如父亲所料,那些学会手艺的人后来都自己经营起了玻璃店,生意越做越大。虽然现在已发展到不用手工裁玻璃了,父亲的言传身教他们还常常提起。

顺城巷早市其实就是小吃一条街。各种面馆、牛羊肉汤馆、凉皮店、泡馍馆……几十年间,你方唱罢我登场,就这家百年老店只卖“一白一胡”,简单得不能再简单,普通得不能再普通,可却跟古老的城墙一样屹立不倒。我曾问过店主大叔开这小店有啥诀窍,他说就两个字:守拙。

## 城墙根下的早市

□徐静

继续向前,街道两旁店铺里的包子皮薄馅大,鲜香可口;小米粥金黄冒泡,米香扑鼻;豆腐脑一清二白,白中带着浓郁的豆香;煎饼果子,外焦内酥,一看就让人胃口大开。我总会在一处蛋糕摊前寻觅一张人较少的座位坐下,点上一碗油

茶,放入麻花,再要上一小碗芸豆甍糕。吃着软糯香甜的甍糕,手捧着纸碗一点点舀起还在冒着热气的油茶,里面有花生、杏仁,带着面香和麻花的香,让众多的香味冲击着我的味蕾。

吃完甍糕,站在人群中的我总喜欢四处看看摊位上的招牌。有百年老店的悬挂式招牌、

有制作成古代锦旗样式的招牌、有直立式招牌,还有拉着红色横幅式的招牌……其中一个蓝色路标式的牌子吸引着我的注意力,上面写着“想你的风,终于吹到了西安顺城巷早市”。

看着那些形态各异的招牌,感受着四周热闹幸福的氛围,生活中的烦恼也会随之消失,身心的疲惫也随之散去。我想,这早市给疲惫的人以港湾,给思乡的人以慰藉,给繁忙的人以方便,也让民间文化得到了传承。外地游客通过这里的烟火气,更能了解西安这座城市的美食和文化。

正如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中所说:“求之其本,经旬必得;求之其末,劳而无功。”本味,乃根基也。老店大叔所说的“守拙”是用笨劲儿,像做城砖那样,我觉得不是守拙,而是守巧。

这个“巧”的古训或许就是从古城墙那里得来的。你看那城墙,历经百年风雨,依然迎着朝阳巍然屹立。

日出三竿,我安静地离开早市,将那片喧闹留在身后。这个凝结城市繁荣与温暖、见证城市变迁与发展、承载人们情感与记忆的早市,也会在第二天的破晓时分重新热闹起来,亦如每日东升的朝阳一样,一如既往地温暖着人们的心。

(单位:省散文学会)